

H U A N G J I E

荒界

董 谦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荒界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界/董谦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0 (2005 重印)

ISBN 7-5317-1164-8

I. 荒… II. 董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6550 号

荒 界

Huang Jie

作 者 / 董 谦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 王学刚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邮 编 / 15002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施园印刷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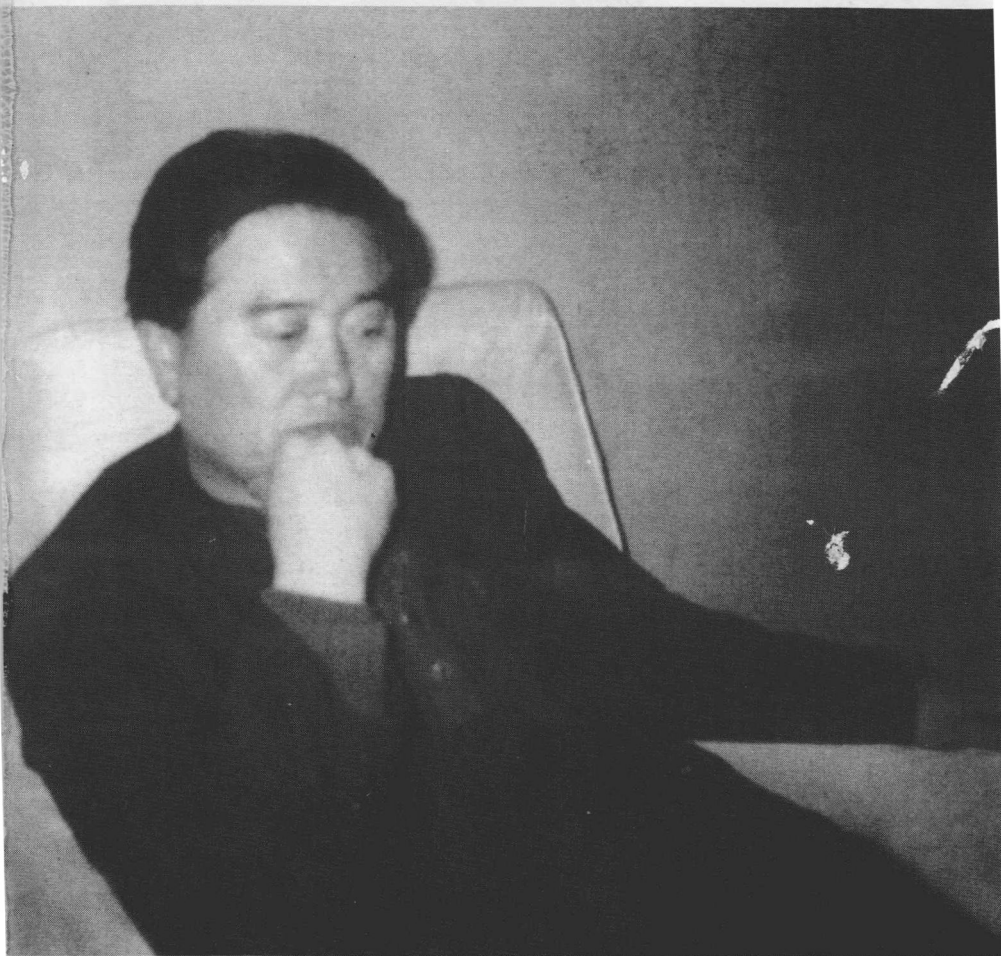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/ 470 千字

版 次 /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164-8/I· 1124

定 价 / 38.50 元



董 谦 一九四九年生于辽宁省新金县，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于黑龙江省新金县第一中学，回乡后先后当过农民、教师、宣传干事、县志编辑、县委秘书和文化局长。一九七二年开始发表作品。曾两次获黑龙江省政府文学大奖和国家级的地方戏编剧奖。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二百多篇，代表作品有《我家来了个小猫崽》、《老黑牛》、《呼兰童话》、《乡情》、《屯风》人物系列小说和《酒迷探婚》、《圆梦》等。现任林甸县文体局局长，黑龙江省第一届、第二届驻地专业作家。

目 录

上卷：屯 风

南北炕.....	3
骂人精.....	15
公姐夫.....	27
三把手.....	38
黄大仙.....	51
上下屋.....	65
屯屯有.....	75
屯二虎.....	86
红毛狼.....	96
破鞋匠.....	110
屯二坏.....	123
屯大爷.....	138
屯高草.....	155
屯二哨.....	172
蹲碱沟.....	187
屯二赖.....	201
活神仙.....	213
过日子.....	225

下 卷：乡 情

我家来了个小猫崽·····	243
蛋迷新传·····	252
神 女·····	267
呼兰童话·····	277
漩子口的黄昏·····	291
公 羊·····	301
奶 子·····	312
荒 戒·····	321
乡 情·····	334
喜鹊归来·····	352
七色彩环·····	367
静 夜·····	384
井 坎·····	396
杀 牛·····	411
毁 地·····	452
老黑牛·····	481
后 记：关于《荒界》的题外话·····	495

上卷：屯 风

南北炕

二笨，小名叫有子。

笨有子，排行老二。爹妈没有了，跟着哥哥嫂子过。这人笨得厉害，笨得恨人，他哥时常点着他的脑门子训他：“操，死蟹子，不鼓沫。”

十八岁那年，队长刘金领大伙刨埯种苞米。歇气儿时，老刘金故意把有子叫到旁边拉，问他：“有子，今年十几了？”

“十八。”

“想不想媳妇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人家都想，你咋不想？”

“俺们家有媳妇。”

刘金乐了，说：“有媳妇，那不是你哥的吗？”

“管他谁的，有一个就行呗。”

大家伙听见他俩唠嗑，就哈哈地乐。

刘金突然小声贴在有子的耳朵上问他：“有子，你那玩艺儿晚上硬不硬？”

“啥玩艺儿？”有子没听明白。

“尿尿那玩艺儿呗。”

“硬。”

“那咋还硬呢？”

有子想了半天才想起来：“尿憋的。”

刘金乐得直拍大胯，说：“你小子，还中，还知道是尿憋的，这就不简单了，慢慢你就知道是不是尿憋的。”

老曹店的姑娘们都很野。

男人们能干的活计，姑娘们也全都能伸手试巴试巴。赶马车、划船、打鱼、拣蛋、下河采菱角、上甸子打洋草、割苇子……干啥都不打怵，就连老头常叼的那种蛤蟆头烟袋，拽过来也敢抽两口。有的姑娘比小子还野，跟大小伙子摔跤、掰腕子、拔锄杠、划酒拳……碰上一个能喝大酒的，连有些爷们儿都吓得直躲。

以老杨二羔子为首的有那么一伙姑娘，闲着没事的时候，也琢磨着围住笨有子审问戏弄一番。

“有子，你嫂子下黑和谁一个被窝？”二羔子先带头问他。

“跟我大哥。”

“你看见的还是听说的？”

“看见的。”

“不是说跟你一个被窝吗？”有人问。

“我才不跟她一个被窝呢。”有子说。

“你嫂子说的。”

“我没跟。”

“你还吃你嫂子‘咂儿’了呢。”

“谁吃她那破‘咂儿’了，我才没吃呢，我才没吃呢，妈了个蛋的，谁吃她那个破‘咂儿’了……”有子说着骂着就要回去找他嫂子对证。

二羔子她们憋住笑，转了话题，拽住有子继续问他：“哎，有子，你看我们几个给你当媳妇，你要不要？”

有子眨着小眼睛，瞅瞅一圈嘻皮笑脸的花姑娘，摇摇头：“不要。”

“这么多人给你当媳妇你还不要？”

“俺们家都有一个媳妇了，不要。”有子笨拙地重复着。

二羔子们哈哈大笑地四散了。

笨有子满二十那年，家里人就忙着给有子张罗着说媳妇。有

子这个时候对说媳妇还没开窍呢，对说媳妇的理解还没觉醒。有子的哥哥替他着急，背后教训他的嫂子：“没事的时候，你好好启发启发有子。”

“天生的笨货，咋启发？”

“当嫂子的怕啥，教教他呗。”

“那事还有教的？你教吧，咱不会。”

有一回，有子他哥哥故意想告诉告诉有子，把有子叫到近前问他：“给你找个对象干不干？”

“不干。”

“干呗。”哥哥观察着有子的反应。

“不干。”

“给你找一个吧，帮你生个孩子……”

有子急歪歪地嘟囔着：“要那破玩艺儿，还得给她买表。”

“人家老杨二羔子那茬姑娘都抱孩子了，就你抱杆儿耍光棍呢，你也不着急？”他哥生气地说。

笨有子迷迷糊糊地说：“你看谁好，跟谁对去，咱家有个媳妇就得了，要那么多媳妇干啥，还得给她买表。”

“操，死蟹子，不鼓沫。”哥哥骂一句，再也不理他了。

有子对说媳妇的事情挺笨，但是对一些别的事情却不怎么笨。下河采菱角，别人采一筐他能采两筐；钻苇塘子拣鸟蛋，别人拣一桶他能拣两桶。一起和他下河的人们，别人只能拣点水鸡蛋，缩脖子蛋，他就能比别人多拣一些水鸭蛋和鱼鹰蛋。一起下河去洗澡，别人洗完澡了回家两手空空，二笨从水里上来就能两手拎着手鸭子、大鲇鱼和大河蚌，有时还能把水耗子和大黑鱼给捉上来。有人就纳闷儿，你说这小子这么笨，钻进水里他咋啥都能抓上来呢？就说那大水耗子他咋就能给抓住呢？别人上甸子抓一些蝈蝈都用裤腿子给卷回来，他上甸子不但能抓住各种各样的蝈蝈，还能就手用麦秸和柳条编一些非常精制的小蝈蝈笼，把蝈蝈给装里

面。别人看见鸟窝把鸟蛋拣回来就得，而笨有子就能把那只下蛋儿的母鸟给套住。

老刘金一看见有子就笑：“这小子干别的啥都灵，就他妈的说媳妇不灵。你呀，白活。”

有子长到二十三岁那年，对说媳妇的事情才开窍。

村子里办个配种站，站长姓梁，技术员姓方。一匹种马，一头种驴。种马是那种苏联产的阿尔登枣红色重型大马，种驴是山西产的白肚皮、黑脊背的大叫驴。每年春暖花开，青草发芽的时候，站长和技术员就将种马和种驴拉出来，拴在太阳光下边，用毛刷子蘸温水，将种驴种马的身子刷得水光溜滑。那两个种驴种马在温室里喂养了一个冬天，麦麸子、豆饼、鸡蛋黄，催得浑身滚圆，毛管发亮，鬃毛发麦，四蹄乱刨；浴上春风，吃上青草芽子，憋得哏哏乱叫，专等着三里五村的发了情的母马母驴配种合作。老曹店四屯这点儿活计，让刘金安排给有子去干。

“有子，给你派个好活去不去？”刘金问他。

“啥活？”有子问。

“配种。”

“配啥种哇？”有子不明白。

“就是配马。”

“去呗。”有子听明白了。

“去可是去，你可不能白去。”

有子不明白队长的意思，就说：“配上就行呗，咋还能白去呢？”

刘金板着脸，告诉有子：“那就去吧，牵上那匹檀黄骡马，去找梁站长和方技术员。别忘了，把你那鸡架门关好，别让你那二伙计看见。记住没有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有子糊里糊涂地扯着檀黄骡马走了。

有子光答应着记住了，其实还不太明白是咋个意思，牵着那匹发了情的马晃晃荡荡地就来到了配种站。有子还没等和梁站长

说句话，配种站的种马种驴就撅尾巴跳脚地急得呜哇乱叫起来，那马急得又刨蹄子又调屁股，种驴急得直劲号叫。有子手里牵着的那匹檀黄马听到呼唤，也激动不已，情不自禁，没等有子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扯着有子直奔种马跑去。站长和技术员见此情景，一边命令有子牵住黄马，一边进屋去取配马工具，这工夫有子已经懵了，哪里牵得住黄马。那大红种马疯了一般，见了黄骡马，急不可耐地贴了上去。缰绳拽断了，两匹马儿如干柴烈火，疯疯癫癫，你追我赶，慌慌张张地就完成了配种的全过程。等站长和技术员取来工具，马儿已经把事办完了。

有子几乎是懵了。

这笨有子平生以来，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，两眼瞅直了，样子像傻了一般，小肚子下边有块肉随着这镜头，直劲往起长，直到梁站长来到近前，照准他的屁股使劲踢了一脚：“有子，你看你那二伙计咋的啦？”

有子立刻蔫了头，用手将那只红杏大小、探头探脑的二伙计使劲塞了回去。

刘金再见有子的时候，就故意问有子：“有子，配马这活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。”有子笑嘻嘻地低下了头。

“还去不去啦？”

“去。”有子认真地答应着。

从此，有子就知道了说媳妇的秘密，对说媳妇的事也开始有了兴趣。有一次，他跟他嫂子说：“我哥说给我说媳妇，咋不给我说了呢？”

嫂子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还知道要媳妇啦，人都说你笨，说个媳妇你也养活不了。”

有子说：“我才不笨呢。”

“你同意要啦？”嫂子高兴地问。

“要！”有子决心挺大地说。

哥哥嫂子们一听有子想要媳妇了，灰冷的心思又活跃了起来，高兴地满场张罗着给有子说媳妇。

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守花枝。

老实巴交的笨有子，说了一个挺好的小媳妇。媳妇是大河东刘顺家的三姑娘，小名叫燕子。长得比有子精神好几倍。小媳妇长得紧紧登登、鼓鼓溜溜的，双眼皮儿，大眼睛，小芝麻粒牙，脸蛋儿溜光粉白，说话嘎巴嘎巴的，走路两只小胳膊一悠一悠的，风快，有力，有滋有味，一看就是个尖子。

他哥背地和嫂子说：“精神头都让小燕子占去了，有子那精神头，两个加一块也抵不住燕子，有子能养活住她吗？”有子的嫂子说：“婚姻就是那么回事呗，王八瞅绿豆，对眼儿，月下佬早就给他们配好对了，不的，燕子咋就偏偏相中他了呢？”

“燕子不一定相中有子，八成是相中咱们这个地方了。”他哥猜测着。

“咱家有子也行，老实，忠厚，不惹事，有子要今天娶明天偷的，咋咋呼呼的，人家燕子干不干还两说呢？”嫂子满有把握地分析着。

“就怕他养活不住。”哥哥担心。

“唉呀，结了婚就好了，谁家都一样，小两口往起一睡，有了孩子就好了，老天爷就那么配的，男的楞式，女的蔫；女的楞式，男的蔫。都蔫，没法过；都楞式，就成天打着过，到了还是个定数。”

道理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

小燕子真就相中了有子这种老实劲，也相中了老曹店这个地方，活该是一种缘分。有的婚事，看着该成却不成；有的婚事，看着不成，却就成了。

小刘燕子嘻嘻哈哈，叽叽喳喳的，偏就相中了那又笨又蔫的

二有子。

有子结婚没房子，哥嫂就给有子在自家的屋子里搭了铺半截子北炕。北大荒老曹店这个地方，好像多少年就留下了这个习惯，不管孩子多少，一般人家都是先搭北炕，或是三间房一头开门，老的在外间，小的在里间，里外炕中间只隔一道半截子墙，有的买口柜，有的买两只箱子；要是南北炕，就格外买一幅幔帐往炕沿上面的竹木竿上一挂，黑天放下来，早起撩起来，这就可以了。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或是生活条件允许，再慢慢盖房，该出去过的搬出去，再有结婚的，就接着用。被褥备齐了，过日子当用的置全了，就可以结婚了。有子的哥嫂没给有子置办什么家具用品，被褥、衣服、箱子柜，置几件，就张罗结婚。燕子这人没啥挑拣，哥嫂咋说咋办，选了个日子，娘家那头赶挂车就把燕子给送来了。

有子单身一人，一切听从哥嫂安排。买点糖块烧点茶水就糊里糊涂地把婚结到嫂子家的北炕上了。

笨人偏偏就遇上一些笨事儿。笨有子本来就笨得恨人，转不开磨儿，说媳妇偏就给他说到嫂子家的北炕上，这个南北炕就把有子给难住了。有子胆子小，知道说媳妇是怎么回事，但不知道南北炕的问题怎么处理。

他看见小公鸡撵着小母鸡儿可街跑，也看见那大种马儿太阳底下跟黄骡马做爱，但没看见人是怎么回事，尤其是南北炕，这下他可害怕了。

宽心面吃了，被子焐了，嫂子就把闹洞房的人撵走了。人们一走，嫂子就追有子燕子上炕睡觉。

等到燕子上炕躺下，幔帐放下了，嫂子便将有子叫到外屋地去。嫂子舀了盆温水命令有子：“把手洗洗。”

“洗手干啥呀？”有子纳闷儿。

“就这么个说道，叫洗就洗，洗！”

有子就抹着肥皂洗了手。

“再洗洗那个。”嫂子命令着。

“啥玩艺儿？”

嫂子指指有子腿中间：“就那玩艺儿。”

“洗那个干啥呀，不洗。”

嫂子小声命令他：“不洗你媳妇不让你上炕睡觉。”

“她咋不洗呢？”有子不乐意。

“人家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洗！”

有子信嫂子话，蹲下去悄悄地洗了。上了炕，闭了灯，有子却懵了。

成天想媳妇，有了媳妇却又怕媳妇，有子离燕子不远躺下了，忽然觉得手脚没处放，气儿不够使，浑身直出热汗，连脑袋都不敢转动。

有子的嫂子兴奋地上了南炕，把灯一闭，十分熟练地搂住男人，小心翼翼地听着幔帐那边的动静。

幔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
嫂子怕小两口磨不开，便故意抓紧进入梦乡，翻了两下身，就轻轻地打起呼噜。那鼾声不大，其实是假的，她以为这样，北炕的小两口就能把思想解放一下。

有子听南炕有鼾声，果然有了行动。他身子没动，光把自己的手伸进燕子的被窝里。燕子心头跳跳将裤褂脱净，然后接过有子的手，把有子的手小心地引到自己的肚下，等着有子。

有子的手在燕子的肚子下面触到了一片茅草，手指便在那片茅草丛中搜来搜去的，像在草棵里找一件什么东西，燕子憋着气，憋住笑，就任凭有子的手指在那上面找。有子找了一会儿，不知为什么，悄悄地将手又缩了回去。

如果是单房独屋，燕子会调皮地问问有子在寻找什么；因为是南北炕，燕子明知嫂子假装睡，便忍住了笑，一声没吱，继续等着有子。她也没经过这种事，光溜溜地躺在被窝等有子研究第

二次行动。等一会儿工夫，耳旁忽然听到一声细细的鼾声，有子咪儿呼地睡着了。

燕子悄悄地将衣服穿上，便生气地将头脸扭向一边。嫂子这工夫也不打鼾声了，用手指捏捏有子哥，把头蒙上，小声和男人说：“怎么样，笨玩艺儿，啥也不懂，北炕连点儿动静也没有。”

他哥小声地在被窝里骂着：“操，完犊子，死蟹子，不鼓沫。”

第二天，吃完早饭，嫂子趁燕子上厕所时，叫有子到仓房帮她灌袋谷子。有子撑袋子，嫂子收谷子，她趁机问有子：“昨晚上了睡了吗？”

有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嫂子。

“笨鳖。”嫂子照有子胯间啐一口。

有子听明白之后，嗫嚅着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咋不的呢？”

“没找到地方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个地方呗。”

“去你个妈的，没看见公鸡踩蛋？”

有子低下了头，想起配种站的大红马：“害怕。”

“咋怕呢？”

“南北炕……”有子不敢抬头。

“去你妈了个蛋的，媳妇衣服都脱了，你还怕啥呀？挺大个活人，连小鸡都不如，死了得了。”

“我……害怕……”

嫂子在仓房里偷偷地训完了，又给有子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了详细指教。这一天，太阳一落，嫂子收拾完碗筷，就赶紧张罗炕被睡觉。

这一天晚上，灯一闭，有子还是个懵。还是那片茅草，还是那只手，还是懵懵懂懂地胡乱搜索，有子只想先找到那个关键的